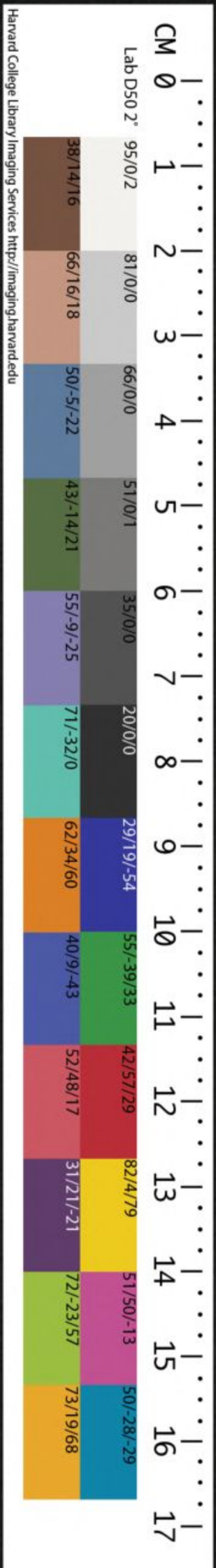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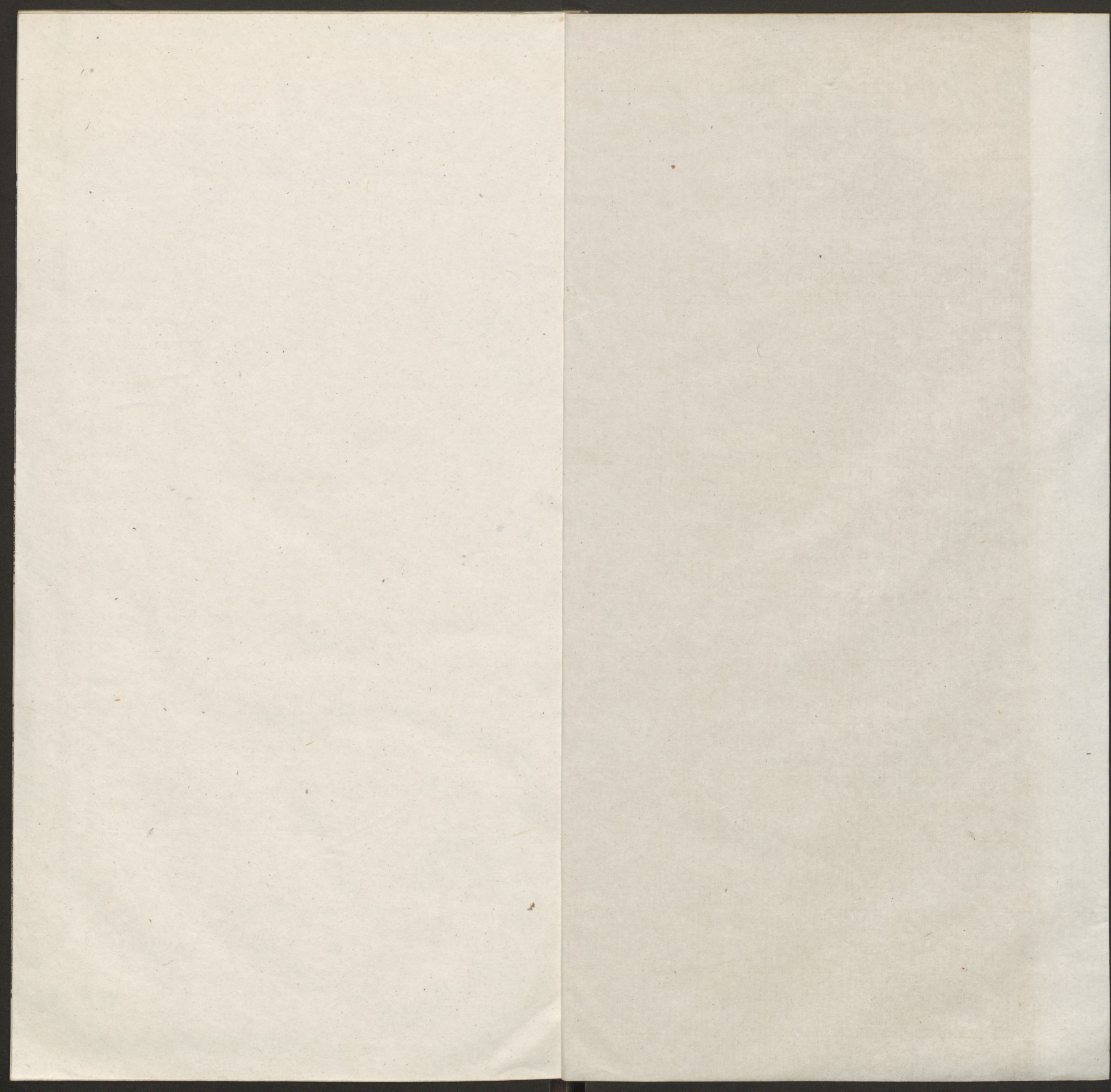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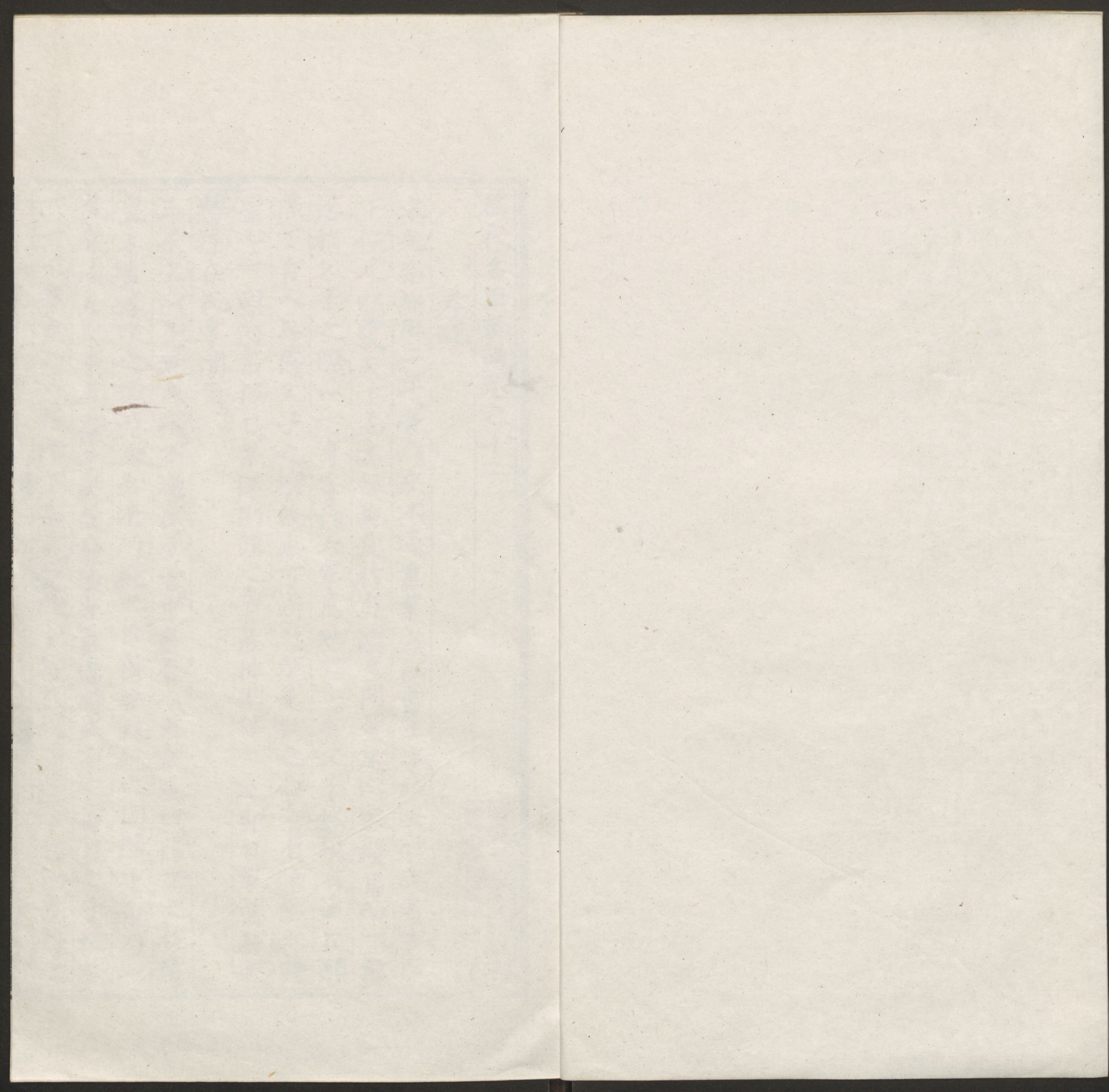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12

T 4664/4244A

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一

孝親

宋光宗紹熙二年。帝以疾不過重華宮。秘書正字項安世上書言。陛下仁足以覆天下。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。量足以容群臣。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。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。有父子。然後有君臣。願陛下自入思慮。父子之情。終無可斷之理。愛敬之念。必有油然而時。聖心一回。何用擇日。早往則謂之省。暮往則謂之定。即日就駕。旋乾轉坤。在反掌間爾。

三年。上以憂疑成疾。不過重華宮。中書舍人黃裳奏曰。陛下之於壽皇。未盡孝敬之道。意者必有所疑也。臣竊推致疑之因。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。夫焚廩浚井。在當時或有之。壽皇之子。惟陛下下一人。壽皇之心。託陛下甚重。愛陛下甚至。故憂陛下甚切。遽豫之

哈佛大學哈佛藥宗
圖書館珍藏印

際炳香祝天為陛下祈禱。愛子如此。則焚廩浚井之心。臣有以知其必無也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。肅宗即位靈武。非明皇意。故不能無疑。壽皇當未倦勤。親挈神器授之陛下。揖遜之風。同符堯舜。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。明矣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。輒與蒯瞶父子爭國。壽皇老且病。乃願神北宮。以保康寧。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。非有爭心也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。父子責善。本生於愛。為子能知此理。則何至於相夷。壽皇願陛下為聖帝。責善之心。出於忠愛。非賊恩也。陛下何疑焉。此四者。或者之所以為疑。臣以理推之。初無一之可疑者。自父子之間。小有猜疑。此心一萌。方寸遂亂。故大變則疑而不知畏。民困則疑而不知恤。疑宰執專權。則不禮大臣。疑臺諫生事。則不受忠諫。疑嗜慾無害。則近酒色。疑君子有黨。則庇小人。事有不須疑者。莫不以為

疑。乃若貴為天子。不以孝聞。敵國聞之。將肆輕侮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小人將起為亂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中外官軍。豈無他志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事之可疑者。反不以為疑。顛倒錯亂。莫甚於此。禍亂之萌。近在旦夕。宜及今幡然改過。整聖駕。謁兩宮。以交父子之歡。則四夷向風。天下慕義。校書郎蔡幼學上封事曰。陛下自春以來。北宮之朝。弗講。比者壽皇愆豫。侍從臺諫。叩陛請對。陛下拂衣而起。相臣引裾。群臣隨以號泣。陛下退朝。宮門盡閉。大臣屢日弗得。一對清光。望日之朝。都人延頸。遷延至午。禁衛飲恨。市廛軍伍。謗誅籍籍。方郡列屯。傳聞疑恠。變起倉卒。陛下實受其禍。誠思身體髮膚。壽皇所與。宗社人民。壽皇所命。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。可不獨出聖斷。復父子之歡。弭宗社之禍。光宗車駕。將朝賀重華宮。既而中輟。翊善羅點言。自天子達庶人。節

序拜親。無有關者。三綱五常所係其大。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。上過宮。意未決。點奏陛下已消日過宮。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。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。况人主之事親乎。今陛下久闕溫清。壽皇欲見不可得。萬一憂思感疾。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。

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。臣聞臣之事君。猶子之事父也。子則受氣於父。臣則制命於君。是臣子之身。非可私為己有也。故君父安則家國安。家國安則此身始得而安。否則天地雖大。四海雖廣。將無所安其身矣。自昔以來。仁人孝子。忠臣義士。所以竭誠盡言。視家國之事如己事。而不避死亡之誅。其心豈有他哉。蓋以家國之安危實相關繫。有不可得而解者。固非沽名要譽。許以為直。以自私其身也。矧臣世受國恩。粗明茲義。先臣蒙正輔太宗真宗。夷簡輔仁宗。公弼輔英宗神宗。公著輔神宗。哲宗。好問復輔高宗。於即政之始。事體之艱難。時勢之

變故。是皆身歷其間。調娛維持。均休共戚。不敢有二。臣之父兄。又蒙朝廷記錄。亦皆有位於朝。臣從州縣小官。復蒙陛下拔擢。使之備數班列。得非皇慈興念舊族。俾其扶植嗣續。或能不私其身耶。自惟位下言微。止當退循分守。豈應狂妄僭貢封章。實以區區愚衷。有所感激。雖欲緘默。不能自制。不得不昧死為陛下言之。恭惟國家聖聖相承。受天明命。紀綱法度。賞罰政刑。是豈盡過於漢唐。獨仁孝之行。既本諸內心。而大過人之德業。曩超千古。故能祈天永命。雖經變故而終不傾搖。高宗皇帝匹馬渡江。再造區夏。不謀不筮。挈提大寶。付之壽皇聖帝。以對越藝祖在天之靈。惟我壽皇。翼翼孜孜。躬致二十七年之孝養。鑾車往來萬姓瞻仰。豈惟天下愛戴。而夷狄異類。亦能詠歎欣慕。莫知其然於斯之時。雖有水旱之災。盜賊之虞。人心既固。旋即消弭。威德格天。其應自爾。此非以幸而得也。仰惟皇帝陛下。春宮

毓德仁孝升聞日就月將闕天下之義理已多。獄訟謳歌罔不歸仰。壽皇頽天位之有託。賸萬機之憂勤。雖春秋未高而精一之傳復見之於陛下。三聖授受赫奕焜煌。慈孝偕極是誠簡冊之所未嘗有也。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得以天子之貴天下之富奉事其親。此古今之難值。君父之至榮。自三代以還。歷千餘載。惟唐之數君為然。太宗之於高祖。明皇之於睿宗。肅宗之於明皇。遜禪之際。皆匪由衷。嫌隙疑阻。禍亂隨至。而肅宗因臣庶之言。抱玩弱女。感懷願復。至於歐歎載之史冊。至今讀之。可以使人流涕。肆我本朝禪代之美。固始見於靖康。然是時戎馬在郊。事出倉猝。相與之際。有不忍言者。夫以古今人主難逢之盛事。既有其時。復乖所願。而有害大養志之至樂。此仁人君子所以痛心疾首也。今陛下躬承休運。所以事壽皇者。一遵壽皇所以事高宗。若記禮所載文王之事。王季。武王帥而從之。真無

間然。家法懿範。休穀鉅美。陛下既皆得之。是誠足以教天下之孝。而垂法於萬世。茲蓋我國家仁孝之所積。故非常之慶錫之於天。而尤當極其培植保養之功也。去冬郊禋之夕。風雨暴至。聖心祗懼。遂憇天和。然陛下思念慈闈之心。不為疾輟。藥餌甫除。不憚風雪。遂御乘輿。都人夾道。瞻瞻莫不鼓舞聖孝。其所以培植保養乎天之錫我國。家者。亦可謂至矣。旋聞聖躬復少違豫。壽皇愛念切至。於是屢頒免過官之旨。今閱日夕矣。清明在御。臣下悅喜。比者會慶節前期十日。奉香致敬。群疑冰釋。歡意周流。逮至流虹之旦。天氣和暢。百官叙立。重華宮外。皆自以為必得瞻親奉玉卮之禮。大明浸升。踵企目斷。拜表竣事。衆心皇皇。抑不知聖心以壽皇慈訓難於重違。故不欲數蹕煩民邪。或聖體有甚不能勉強者。而非外庭所能知邪。蓋子曰。孰不為事。事親事之本也。孰不為守。守身守之本也。陛下仁孝得於生

知。豈容復有擬議。然臣下猶有不能忘其憂者。誠恐玉體猶有未康。而無以釋海內之至情也。尋聆御朝臨講之制。不踰常式。雖有以知。陛下已集和平之福。而道路籍籍。愈以為疑。蓋事親之禮。衆所共知。儻有少愆。自難尸曉。在庭之臣。庶幾長至在即。陛下既受羣臣之朝。必將祗款北宮。以展未申之誠。及期天仗入陳。百辟就列。願瞻黼衣。不啻渴飢。傍徨徘徊。嚴辦未奏。離立庭中。盛頌閣淚。人情憂迫。若癡若狂。咫尺天闈。無路可扣。逡巡退却。相顧黯黯。流言紛紛。有不忍聽。方當有道之朝。加之陽剛漸長。政是陛下膺受多福。庶邦丕享之時。胡為而使人心至於此極。臣竊自妄測聖意。必以為父子至情。當盡慈孝。歲時之慶。止屬禮文。既慈孝之兩隆。雖禮文而可畧。臣則以為不然。士庶人之家。父子同室。動息與俱。至於人主有庶政之繁。問安視膳。未容朝夕之必躬。則五日一朝。節序稱慶。蓋將達人子之情。所

謂禮文。乃是實事。况人主者。華夏蠻貊之所觀瞻。凡見於節物儀典。皆所以感化天下。起其忠君親上之心。詎宜於疑似之間。謂因循為無傷。而使人心解弛。安有測度乎。夫君心所感。隨動輒應。陛下試反而思之。陛下親舉重華之禮。則天心底豫。兩宮喜悅。群臣觀感。軍民歡呼。萬方儀刑。四夷敬服。洋洋然有太平之象。樂莫大焉。尊榮莫大焉。陛下暨輟重華之禮。則天心必不孚格。兩宮必形思念。群臣憂懼。罔知所依。軍民怨誹。無復忌諱。萬方有泮渙之勢。四夷有輕侮之謀。宛然有衰殘危悴之態。辱莫大焉。不祥莫大焉。此二者。其利害榮辱。至易知。至易見。陛下將何擇哉。竊聞壽皇鉅典已成。進書有日。恭想陛下躬率群臣。必欲行此縟禮。以慰神人之望。雖壽皇復有免到宮之命。不可遂已。蓋免到宮者。壽皇愛子之心。而必到宮者。陛下事親之實。擴天性之固有。如水勢之必東。不必以屢出欲止為嫌。不必以

人言既多為厭。或萬一有援引繳進之說者。茲乃為導諛竊寵之計。非所以愛陛下也。天意之從違。人心之離合。政在今日。惟陛下念之。然臣之愚所以拳拳於此者。非為陛下愛惜此名也。國家南渡以來。版籍半淪於沙漠。而讐耻未能遽雪。言乎民力。則困於養兵。而焦熬憔悴。類不聊生。言乎軍政。則墮於和議。而驕脆窮怨。緩急難倚。言乎人才。則務為沈默。即有患難。孰同其憂。靖言思之。誠可寒心。所恃以維持億萬年之基者。蓋祖宗既有仁孝慈愛不可及之盛德。而比年三聖授受。孝愛交孚。又足以祈天永命。故他雖未至。猶可漸而為也。儻聖孝於形迹之間。稍有所虧。四方傳聞。愈遠愈異。人心搖動。根本必傷。竊慮蓄害自此而生。禍變自此而萌。無以恃之為固。事實在於目睫。不可謂為迂談。而轉移之機。則在陛下。一念之頃耳。臣於此而不言。是愛其身。而負國家累世養育之恩也。詩云。心之憂矣。不遑假

寐。臣不勝拳拳。冒犯天威。臣無任瞻天望聖。懇祈激切。惶懼俟命之至。

四年。祖儉又上奏曰。臣世受國恩。茲又備數朝列。遂因輪對得望清光。天容穆穆。極其粹溫。不遺微賤之言。曲加獎納。至論天人感通之際。有及於事親之禮。聖謨洋洋。窮極根柢。謂事親如事天。當務誠實。有以仰見陛下聖念所存。真與天通。九禮文所寓。或未甚周。初非有虧天性之至愛。誠有非外廷所能知者。然事因適爾。觀聽浸墮。誠實之德。曖昧而不彰。禮文之實。因循而失信。國勢人心。岌岌搖動。蓋凜然有不保朝夕之憂。以陛下之明聖。照臨宇內。方將登延俊良。以興治功。今焉於此。屢有辭闕。既非陛下之本心。而猶爾優游。視為常事。使道路流言。浸不忍聽。臣實痛心。若執政大臣。侍從臺諫。不以今日事理之實告之陛下。則是群臣有負陛下也。若有所論奏。不得即以

上聞。則是左右閹宦。畏威遠罪。壅蔽陛下之聰明也。夫天下之心。有萬不同。至於事親之實。則本於孩提之良知。不待家至而戶曉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壹是皆以此為本。而人主者。華夏蠻貊之所觀瞻。茲事實為三綱之首。苟舉措睽乖。則天意人心。隨即渙散。臣不敢避萬死。為陛下極言之。非是敢為危言苦論。蓋以聖性本不如此。而不忍陛下負此不美之名也。且過宮之密疏。初何疑問。獨以自去冬以來。乘輿屢駕。皆成中輟。皆是舉行盛禮之日。粵若會慶之旦。臣所目覩。百官序立重華宮外。以望翠華之來。大明浸升。踵企目斷。拜表竣事。衆心皇皇。當是時。陛下雖自以為誠實無他。而人情固已不能不愕疑矣。至於長至之辰。臣所目覩者。天仗入陳。百辟就列。徬徨徘徊。嚴辦未奏。離立庭中。盛頰閣淚。人心憂迫。若癡若狂。咫尺天闈。無路可扣。遂逡退却。相顧黯黯。當是時。陛下雖又自以為誠實無他。然流言藉藉。

尤有非辭說所能解者矣。臣於十一月十二日。冒死投匭。以自通於陛下之前。蓋恐於中外之情。或有所未知也。所幸邇來進書成禮。過宮如儀。天宇開霽。都人歡欣。中外疑感。方得消釋。陛下誠實之意。始昭于四方。而此月兩旬之間。過宮之日。則復兩皆放仗。十七日之事。又復甚於往時。自旦至莫。竟無傳旨。侍臣在庭。衛士在列。經過官司。伺候起居。捉巷軍兵。次第排立。終日守次。莫不皇皇。逮夫殿門將閉。始各散歸。宰輔章奏。間阻隔絕。宮闈殿陛。有同萬里。呼吸之際。關念實深。夫偶未過宮。亦非大失。第以屢不如察。因是而可生禍亂之階。蓋因循失信。閒燕自如。固已深失人心。而外庭內朝。關節脉理。不相貫通。譬若咽喉之間。頃更閉塞。便成危疾。此乃陛下切身之利害。而宗社安危之所分也。若乃四方之觀聽。夷狄之窺伺。姦雄之生心。輻聞流傳。愈遠愈異。則猶為後日事耳。臣在關門之外。聖意所以適。

爾未出之故。非所敢知。但此事至大至重。人所共曉。合四方之心。以此為莫大之憂。更不暇語及他事。陛下聖性高明。靜而思之。其可復以為常邪。今壽皇生朝。進香之禮。降旨過宮。陛下寓誠意於禮文。不敢有忽。凡曰臣民。孰不鼓舞聖德。而適以陰雨有所未果。但自茲以往。衆心愈覺顛顛。政在陛下益加聖心。謹此常禮。疑情滯念。不可復存。感動轉移。難以少緩。每遇過宮日分。前期敬戒。養此誠心。或恐左右便嬖之臣。妄測意旨。但務逢迎。否則覆蔽姦慝。潛行離間。時當過宮。往往進酒排當。留連夜刻。無以全陛下平旦清明之氣。遂使鸞車風駕。多失期度。此等情狀。未必有之。然臣私憂過計。則願陛下更致察焉。古人有言。所不可得而久者。事親之日也。壽皇躬致二十七年之養於高宗。雖戎狄異類。亦皆感化。今壽皇春秋浸高。陛下問安侍膳。不容朝夕之必親。則五日一朝。節序展慶。式循儀制。猶為闊疎。陛

下聖孝自天。可不深念。若或聖體適於斯時。少有未怡。謂宜預降旨。揮改作他日。清燕高拱。以養和平之福。雖一時小小排當。亦當整頓。如此。則始能還天意於既睽之後。收人心於既失之餘。大本充立。有以發天下孝敬之心。則事或未理。皆可支吾。而陛下事親如事天之實德。殆若日月之食。更也人皆仰之。豈惟纖塵浮翳。有如冰釋。不足為累。而孝德感召。和氣致祥。又有以開萬世無疆之休矣。臣拳拳之志。止在愛君。發言狂愚。憂心如醉。惟陛下裁赦。臣冒犯天威。俯伏待罪之至。

紹熙三年十一月。陳傅良上封事曰。臣一介踈遠。才不逾衆人。而多病早衰。齒髮頽變。久無榮進清顯之望。間者將指湖湘。罷弗勝任。嘗上奉祠之請。乞便醫藥。不謂陛下過聽。不以臣為不肖。歸以畿節。留之郎舍。賜對便殿。初無建明。而天顏開懌。玉音溫厚。曾不數日。擢貳

冊府。又未幾。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。極一時儒者之遇。臣誠不自意。陛下待之甚寵也。不勝大懼。無以塞遭值之責。日夜思念。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。為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。人之大倫。天地之正義。以成孝敬。長恩愛。無負任使之意。死且不朽。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。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。雞初鳴。衣服至于寢門外。問內侍之御者。今日安否何如。內侍曰。安。文王乃喜。其有不安。則文王色憂。行不能正履。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。是可以為法。事親若文王。則受命作周。本支百世。功德見於雅頌。願王慕之效之。勿以為不可及也。至漢戾太子之傳曰。親戚之路。隔塞而不通。太子進不得見上。退則困於亂臣。獨寃結而亡告。則亦必反覆為王誦之曰。是可以為戒。事親如漢太子。則交兵闕下。父子不相保。而望思歸來之臺。天下悲之。願王警之懼之。勿使萬一有此也。賴天之靈。社稷宗廟之福。

而大王資稟純明。嗜好鮮少。不自貴倨。喜親書生。每得僚佐危言極論。則深信而不諱忌。至若周之所以得。則斂衽加敬。漢之所以失。則頓蹙不忍聞也。邇者王譽日彰。人心日附。臣與二三人者。竊相欣賀。以為陛下有子。國家無疆之休也。今竊有感焉。會慶誕節。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。長至大會。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。群臣迫怵妄窺聖意。臣固知陛下自遠豫以來。雖及康復。尚弗便於乘輿。而怯風霜。雖然。非所以為訓也。何者。區區陳說。無過口耳之感。必不能勝躬行之化。況觀往古。無過紙上之習。必不能如家傳之法。今陛下上爵三宮之權。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冢嗣。以庶幾寡過。則雖抱血誠之忠。未見其補。將以逝斧鉞之誅而已。楚王有言。人之愛其子者。亦如余乎。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。託在一子。宜如何愛之。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。願使講讀。皆為空言。名曰輔導。安用臣等。此所以痛。

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。臣以多病早衰。齒髮頽變。久無榮進清顯之望。方申祠請。以便醫藥。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。一言以冀省悟。伏紙流涕。不知所云。

四年。傅良為起居舍人。無中書舍人。又上奏曰。臣不勝螻蟻之忠。輒有愚言。仰干天聽。如蒙省覽。即臣雖就誅戮。不悔。臣聞父子天性也。孝慈之道。不待教而能者也。自士庶人皆然。而况於人主乎。然考之載籍。則有尊為人主。而隙開於父子之間。至於禍敗。反不若士庶人家者。何也。賤者群居。其勢易親。貴者異宮。其勢易踈。故也。夫惟其勢易踈。則離間之言易入。離間一入。則父子之情。不欲自踈於其子。子之情。不欲自明於其父。由是愈難於言。而父子之隙。開矣。父子之隙。開而禍敗至。唐之西內。則李輔國之徒。前日之龍德宮。則梁師成之徒。是也。論至於此。可為寒心。恭惟陛下父子之間。一同舜禹。而比年

以來。稍甯定省之節。臣誠卑賤。不能知宮禁間事。若以前鑒觀之。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。陛下孝謹。本自無他。偶以纖介。動成疑阻。壽皇恐傷陛下之意。不欲自察察言之。陛下恐傷壽皇之意。又不敢自察察言之。而左右之臣。各憚天威。又亦以傳言為諱。由是禮文寢踈。情好日隔。積成因循。實駭聞聽。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。言之也者。將以通之也。有如天意。信謂如此。即下臣此章。明詔大臣。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。務道二聖之情。則舜禹之德。千載同符矣。臣無任拳拳激切析懇之至。

傅良又上奏曰。臣近者不識忌諱。幸因賜對。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。仰荷聖慈。闕畧愚直。曲垂清問。備盡悵悃。仍命臣入文字。指罪離間之人。將有施行。以釋疑阻。則古所謂狂夫之言。聖人擇焉。何以過此。臣雖糜捐。無以報稱。比至奏入。竟留不下。臣切自咎責。非陛下之

不聽臣言。實臣負陛下耳。以此不避煩瀆。再有奏陳。臣聞天倫骨肉。自然恩愛。偶有嫌隙。至相猜疑。考之載籍。間或如此。然而秉彜之性。不可解剥。同氣相求。終易感動。是以方其懷疑。若將終身而不合。及至感悟。則又俄頃而如初。往往喜極。至於流涕。豈同他人各有異志。雖以盟誓相要。竟亦關防不已者乎。又况陛下父子聖明。同德舜禹。適至今日。尤非本心。苟反求於一念之初。則何待於多言之切。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踈。魏邸乎。自古廢立。出於愛憎。壽皇此時。果何心耶。而陛下忍忘之也。若曰離間之人。則亦宜有緣故。究觀前代。多是姦臣。因懷反側之心。遂行闖喋之計。為此向背。皆以自危。今之群臣。豈有是事。蓋未嘗得罪於陛下。則必不赴愬於壽皇。人情曉然。可以洞察。假使近習。妄自分朋。間或有少可語言。亦不過時暫欺蔽。初非要害。可造事端。雖是合正典刑。何足尚煩聖慮。此臣所以日夜痛心。

以為陛下誤有所疑。而積憂成疾至此也。抑臣不識聖意。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。而為父子如初歟。將一切勿聽。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。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。日號泣于旻天。訖於克諧。萬世誦聖。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。作歸來望思之臺。天下聞而悲之。而事已無及。徒成永恨。二君之心。大抵略同。遲速之間。得失相反。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。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。臣言及此。亦既泣下。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。若猶未也。則臣實負陛下。將退而就誅戮矣。臣不勝迫切之情。

傳良又上奏曰。臣竊觀兩年以來。以不過宮諫者眾矣。誦說義理。條陳利害。非不詳盡。非不激切。而陛下曾不加聽。間或聽之。亦不過勉強一出。近者且以面從為聽。嘻笑不加恠矣。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。積憂成疾。以至於此。故自去冬。凡四請對。每於陛下心事之

間反覆開明。至於深入切中。往往陛下為臣傾倒。一無隱情。臣亦益得肆其狂愚。無所諱避。枚解而件析之。誠異聖懷。曠然大悟。起居飲食。務自安和。號令言語。務自平允。其在外朝。不必事事過為留難。其在內廷。不必人人過為猜慮。如此。則淵衷寧謐。天性自見。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。而陛下以臣言之故。釋然無他。凡三感悟於此矣。去冬令臣宣諭兩府。朔日取旨。前月令臣更入文字。付外施行。最後十八日。復諭臣以早來。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。便降指揮。臣數四懇奏。而玉音亦數四響答。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。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。不唯中變。而又號召大衆。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。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。有一策可取。有一日清明在躬。豈至此乎。臣所以惶恐跋踏。前此對後。輒乞補外。於今極矣。宜即誅戮。納祿謝事。猶是自營。而非臣之敢要君也。天度寬容。降旨不允。臣敢不更自殫竭。以畢

區區之義。臣聞抱虛恐者。蹈實禍。懷妄憂者。得真疾。何也。此心最靈。切伴造化。一有所蔽。皆成定力。自非聖賢。未易開悟。甚者無故及於亂亡。昔漢武帝征和間。居建章宮。見一男子。收之弗獲。而巫蠱始起。又常晝寢。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。帝驚寤。因是體不平。忽忽善忘。疑左右皆為蠱祝。莫敢訟其寃者。已而有戾園之禍。隋煬帝大業初。內發火。帝以為盜起。驚走入西苑。匿草間。火定乃還。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。云有賊至。以見貯毒藥。謂所幸姬曰。賊至當飲之。已而有江都之禍。由今觀之。征和巫蠱。本無是事。只緣武帝疑心不解。姦臣寅緣卒禍其子。大業盜賊。亦無是事。只緣煬帝疑心不解。左右壅蔽卒禍其身。臣故曰。此心之蔽。甚者無故及於亂亡。二君是也。陛下不過宮。豈非誤有所疑乎。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。華耶。道路之言。不以為責善。則以為猶吝權。以臣計之。二者皆誤也。且壽皇責善為天下

計為社稷宗廟計耳。假使陛下政事情明。人心愛戴。則壽皇之願得矣。尚復何辭。陛下不是之察。豈非誤乎。若曰吝權。則進退百官。必與聞其人。罷行庶政。必與聞其事。而五六年來。天下不見其有此也。但見陛下懷不自安。動輒阻惑。以其人為欺。雖大臣死亡而不信。以其事為悔。雖細民疾疢而不恤。又豈非誤乎。夫以誤為實。而開無端之釁。以疑為信。而成不療之疾。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。是陛下自貽禍也。臣言不足聽。分當永棄。念此遠離。不宜自他。復為陛下慄慄言之。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。而揀其將來。國家之福也。兩宮之所期待也。非獨臣之願也。臨紙涕泣。庶幾萬一。

傳良又上奏曰。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。以得人心也。所以失天下者。以失人心也。非獨以父子之私也。苟得人心。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。苟失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。昔者禹薦益於天下。將以天下遜也。而謳歌朝覲。獄訟者。皆不之益而之啓。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。故曰。苟得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。啓是也。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。死而號曰始皇帝。其次曰二世。欲以一至萬也。然身死纔數月耳。天下四面而攻之。宗廟滅絕矣。故曰。苟失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。胡亥是也。共惟陛下今所憂疑。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。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。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。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。臣恐陛下之憂。不在聖父。而在人心也。何者。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。誠猶吝權。而天下歸心。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。壽皇雖不責善。雖不吝權。而天下離心。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。是故疑壽皇者。虛憂也。失人心者。實禍也。此理曉然。不待智者而論。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。百官解體矣。四參常朝。宰執而下。無一人立班者。是失舉朝

之心也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軍民皆怨讟矣。或詐為詔書。敢於指斥。是失舉國之心也。且舉朝諫之而不聽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。若乃吳玘之死。半年而不置將。張孝芳之見殺。累月而不討賊。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。侍從待命於郊外。往往邈然。都不省記。是於壽皇何預焉。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。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。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。不但此也。人情好逸而惡勞。今仗下之吉。皆苦晏朝。已報班矣。有唾不顧者。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。人情利親而患疎。今自閣長御藥。卒不得一至左右。間嘗一日。逐數十人。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。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。掖庭有喪而不起發。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。陛下試一念此。不謂之孤立歟。不謂之人人自危歟。陛下博覽載籍。閱義理熟矣。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。人人自危如此。而可晏然無事乎。今天下本

無事。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。方且曰。吾計當如此。吾不可放下矣。而專欲威怒。益不容解。則古所謂肘腋之變。蕭牆之禍。殆不可謂今直無也。豈不甚可畏哉。雖然。破疑為笑。在感頰之頃。則轉禍為福。亦在反掌之間。何者。今日之事。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。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。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。徒以聖意憂疑。壽皇過當。而人心不服耳。聖意釋然。則人心帖然矣。故今日過宮。則人心以今日解。明日過宮。則人心以明日解。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。在易睽之上九曰。睽孤。見豕負塗。載鬼一車。前張之弧。後脫之弧。匪寇婚媾。往遇雨則吉。說者曰。睽孤之極。見豕負塗。甚可穢也。載鬼盈車。吁可怪也。方張弧以攻矣。而其極必變。變必通。俄而脫弧。則無為寇之患。有遇雨之吉者。陰陽和也。孔子之象曰。遇雨之吉。羣疑亡也。人有此事。則易有此象。陛下今日非偶然也。極則變。變則通。此其時

矣。獨奈何弗悟乎。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。大抵務為開釋。冀自感悟。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。念當謝事。納祿永辭闕庭。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。以望裁擇。惟陛下速圖之。幸甚幸甚。

秘書郎彭龜年乞車駕過重華宮。上疏曰。臣聞大學之九章曰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。如此而已矣。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。未有不謹於此者也。恭惟陛下嗣無疆大厯。服四年于茲。講求治道。非不勤至。然而風化未興。習俗日頹。閨門之雍穆之風。郡國多陵犯之變。遠未暇言。姑言其近。御史臺。朝廷紀綱之地。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。驅擊於市。餘杭縣去行都財百餘里。而無賴之人。輒登縣治而逐其長。秀州私販鹽者。越檢捕之。反縛述檢而殺士伍。其無忌憚至此。耳目習熟。以為故常。循循不已。禍將益大。不可待之為小變而不顧也。國家

法令明備。若使此等可以法治。則人固畏之矣。法密而人不畏。此非法之罪也。大學曰。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已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陛下抑嘗自反矣乎。書曰。萬方有罪。在予一人。又曰。民不靖。亦惟在王官邦君室。古之聖人。非是疆認以為己責。理固如此。易曰。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。有君臣然後有上下。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。豈無自然而然耶。恭聞壽皇聖帝之事。高宗也。備極子道。其始受禪。欲日一朝。高宗不可。於是下倣漢制。月六朝焉。已而高宗復難之。始展為四朝。然不朝之日。晨昏定省之禮。飲食上下之節。寒暑溫清之宜。無不聞之。雖有南北宮之不同。而父子嬉嬉。如處一堂。自舜文而後。事父母盡其道。唯壽皇而已耳。此皆陛下所親睹。想當時官闈之間。委蛇曲折。亦以詭夫親者。陛下又皆心得之。外庭不得知也。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。必指事親為

第一事。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。則陛下之事壽皇。當有以過之而後可。若纖毫有所不及。則天下之責必至。蓋壽皇之於高宗。與陛下之於壽皇。又不同故也。陛下自即位以來。供養三宮。未嘗有缺。止因前歲聖躬不和。於是過宮稍稀。夫過宮固事親之末節也。今日三宮之情。如春風和氣。何嘗計此。然有不可已者。陛下享于親自視。孰與周文王。文王朝王季。且日三馬。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。是不可委之於偶然而已。以是為偶然而弗恤。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。亦必猶是也。夫稍不過宮。直以為有損於孝。固不可。然今世之所謂孝者。曾不過如此等事。於此有不謹。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已也。何也。吾之所謂實然者。誠未有以大信於人。則捨禮文之間。抑何以自見乎。且父母之愛其子。不論貴賤。其情則一。人至晚年。愛子尤切。倚門之望。豈獨問孝之人哉。况壽皇今日。止有陛下一人。聖心拳拳。不言可知。特遇過

官日分。陛下或遲疑其行。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官之旨。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。故為陛下辭責於人。此蓋壽皇美意。必非不願陛下之來也。陛下儻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。鑾輿何不一往以嘗之。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。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。今日壽皇愛子之心。人莫不知。而陛下事親之心。人猶未信。自去年陛下不過宮。得之道塗之議。籍籍可畏。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。似聞宰執侍從臺諫。亦嘗泛然有召亂致禍之言。已而竟不過宮。言遂不驗。然亦幸而不驗爾。今日不可不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。臣所以欲有言於陛下。而必首及近日數事。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。不得不警。抑又有大可憂者焉。臣聞之道塗。皆謂兩宮之情。頗不如舊。疑間之隙。漸覺有形。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宮。有此擬議。然臣以事揆之。亦有不客不疑者。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。自合奏稟。而陛下不行。此一事也。陳源乃壽

皇所屏逐之人。而陛下錄用之。此二事也。壽皇近失長婦。若庶人見父母晚年遭此憂戚。亦必親唁之。而陛下不往。此三事也。積之不已。其疑愈深。却恐因循。遂成阻隔。此豈細事哉。竊聞嘉祐治平之間。英宗母子携貳已開。內臣任守忠等間謀之於內。大臣則韓琦富弼侍從臺諫。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於外。當是之時。小人唯欲其離。君子唯欲其合。天錫我家。社稷有福。二聖英睿。既不惑於小人之言。而諸臣懇惻。又足以動天性之愛。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。蓋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。指為家事。多不與外臣謀。而與小人謀之。所以交闢日深。疑隙日大。今日兩宮萬萬無此。然臣所深憂者。陛下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。而小臣之中。已有任守忠者在焉。兩宮豈堪有他疑哉。方今廷臣無不知此。每至聚首。動色憂之。然臣嘗竊聞其議論。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謀者。或曰。父子之間。人所難言。人誰

無親。親所當事。奚待人言。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。不如聽之天理。自還為此說者。委陛下為不足與言。此最不忠之大者。或曰。此亦非言語論說所能動。獨有壽皇降意以就陛下。或可回爾。為此說者是又欲僥倖陛下。一出以厭人情。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。儻為此舉。在壽皇固慈矣。然倒置如此。於陛下得為安乎。使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徒當今日。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。一說告陛下。必不委曲回互。反累聖德。如諸臣者。臣實慕焉。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為。跡中庸九經。已犯其五。臣之所欲言者。蓋不止此。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。唯陛下幡然改圖。一新聖德。使綱常之間。了無所愧。不特可以息禍亂。又且可以致太平。初無拘礙牽制在陛下。反覆掌之易耳。何憚而不為也哉。干冒宸嚴。臣下情不勝殞越俟命之至。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瀝血誠。仰干天聽。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。疑則

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。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。其為害至切也。故歐陽脩嘗奏疏仁宗皇帝曰。自古有天下者。莫不欲治。而常至於亂。莫不欲明。而常至於昏。其故何哉。患於好疑。而自用耳。夫好疑而自用。其弊乃至於昏亂。脩之言非過也。情既壅而不通。事既廢而不舉。則理固應爾也。恭惟陛下聰明睿智。度越常主。忠信誠懇。孚于天下。群臣獲事休明。自非病風喪心。安敢輒以昏亂二字。重誣聖世。適自今歲以來。朝廷機務多疑不決。宰執侍從臺諫。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。言輒不行。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。尋常郵傳文書。莫此為急。亦復委之不信。雖無昏亂之形。而有昏亂之理。有識者固已憂之。然其事皆有跡可考。一日清明。蓋不待頃刻。而可以一言辨之。不難也。唯是重華之朝。累月不講。閭閻竊議。其言萬端。多出揣摩。類不可信。逮至九月二十二日。忽自南內徑罷過宮指揮。而後群臣始知

兩宮必有所疑。不然。陛下天性至孝。不應於至親父子。忽然相忘如此。臣聞之道塗。陛下宮闈之間。上自中宮。下逮嬪御。或遇生日。其大者。則必有所宴集。其小者。亦必有所錫予。蓋不如是。則人情必有不美。寧有慈福誕彌之月。而不親舉萬年之觴。壽皇聖節。近在朝夕。而進香故事。又復不舉。以臣揆之。陛下非大有所疑於中。必不若是然。壽皇之於陛下。乃親父子。親父子復何所疑。而至此乎。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。嘗有睽阻者。唯舜而已爾。其父至欲殺之。其母若弟。又從而設為機。穿以圖之。至難處也。然舜未嘗疑其父。亦未嘗怨其母。與弟。唯夔夔齋慄。負罪引慝。自今觀之。舜之事親。古今莫加焉。豈有罪可負。有慝可引耶。而舜獨如此者。非偽為也。其心以謂吾事父。而不得乎父。即為罪與慝矣。故書紀其祗載見父。而父旋有允若之應。夫舜之祗載。以見其父。乃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。使其不

見誰敢望其允若哉。今之時非舜之時也。舜處其變。陛下處其常。舜為其難。陛下為其易。計時揆事。舜豈敢望陛下。然舜能處其變。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。舜能為其難。而陛下乃不能為其易。獨何歎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為者亦若是。孟子曰。謂其君不能者。賊其君者也。臣雖愚戇。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為舜之事也。邇者群臣抗章無不切至。而天聽穹窿。未見昭格。此固群臣乎誠有所不足。詞語有所未明。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於陛下之胷中者。見外庭紛紛迭有奏疏。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。使陛下不省群臣之言。未可知也。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。以所疑之故。而一時無有忠實慷慨能啓迪聖心者。是以其疑至今未解。臣方聞有此宣諭。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。不示形迹。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。必將益甚也。何也。陛下父子豈復有疑。為此疑者必有人焉。其人聞陛下將與群臣剖析

此疑。則其心必如沸湯。唯恐陛下父子一見。天性復還。則前日間言反將為莫大之禍。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為間諜。安指形似。重感皇明。使陛下不復出。激怒聖父。或傷陰陽之和。乃適其意。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。彼之計誠遂矣。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。臣甚為陛下惜此也。昔顏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。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。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。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。其機一也。而應否異者。莊公無人間之。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。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。然則群臣之言不能感陛下。豈不類是哉。雖然。陛下既因是人而起是疑矣。一旦欲使遽釋其疑。固甚難也。何也。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。而無以辨之。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。臣嘗聞陸贄有云。明則罔惑。辨則罔寬。惑莫甚於逆詐。而不與明。寬莫痛於見疑。而不與辨。唯明與辨。乃治疑之良藥。臣竊觀陛下多疑。皆始於不喜

明辨之故。然外廷之事。群臣尚能為陛下辨之。乃若父子之間。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。臣愚欲望陛下垂命鑿與。亟朝重華。反躬自咎。極其誠意。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於壽皇。壽皇見陛下如此。必將感發慈愛。懽然相接。盡以所疑明辨之於陛下。臣殆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。日光月潔。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。方今兩宮睽異。落落難合。而臣知其必可合者。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。但恐隔而不通。則無如之何。若陛下感於此。壽皇必應於彼。視影響形聲。猶為不遠也。反昏為明。轉亂為治。直在陛下。他人安能與哉。臣但能為陛下言之而已。唯陛下念之。干冒宸嚴。臣下情無任墮越俟命之至。

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瀝血誠。仰干淵聽。臣備數三館。無補公上。比隨間列。疊抗封章。陳乞陛下過宮。幾至煩黷。臣於十月十七日。又嘗獨上一疏。謂陛下久不過宮。必有所疑。而植此疑者。必有人焉。深恐其

益為間諜。欲乞車駕早過重華。親辨其事。意雖誠懇。詞實荒踈。不足以裨補聰明。實深憂懼。至十月二十六日。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。雖未見鑿與。順動而已。知父子情通。至次日降過宮指揮。問間之人。被涕為笑。聞之道路。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。以小人間諜之語。將有行遣。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。而臣實未敢以為喜也。何也。陛下既明諭間者姓名。而大臣不能正其罪。間者不去。則陛下過宮之期。必不可必矣。蓋天下之人。皆願陛下過宮。而所不願陛下過宮者。不過此三數小人。其平日造作疑阻。以間踈陛下之父子者。不知其幾何矣。一旦陛下父子相見。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。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。臣嘗見陛下臨朝。與群臣語。及過宮。未嘗不動色。及入中禁。即變其說。是以知左右之感陛下者衆。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。既而果聞中輟。未勝憂懣。臣不敢保惜首領。終為陛下

下明言之。臣在闕門之外。固不能知。為陛下父子間者。果為何人耶。抑為何事耶。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。皆必有故。遠則興慶之事。猶有明皇結歡父老。呂宴將臣之可指。近則靖康之事。猶有徽宗不發。通角截留兵卒之可疑。壽皇自揖遜以來。何嘗略有此等痕迹。陛下試舉間者之言。一二質之於外。臣知其必妄無疑矣。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。果何故耶。臣知非陛下不欲決。但數間者不欲決耳。陛下早決此疑一日。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。陛下遲決此疑一日。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。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。只是為此數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。陛下不忍於數間者以受天下之謗。而乃忍於壽皇以成數間者之姦乎。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事者。為陛下辨此疑。任此事也。今日宰執侍從。但能推父子之愛。以調停重華。臺諫暨百執事。但能仗父子之義。以責望陛下。至於疑

間之根。盤固左右者。畧不敢一語反之。曾不知此疑根未除。雖至情有所不能通。雖大義有所不能舉。譬如陰沍之雲。凝結未散。非疾風動蕩。盡力掃除。安能使太清廓然。皎日復麗哉。臣區區愚忠。誠不忍陛下為此數小人者。受天下不義之名。如此也。故終日忘食。終夜忘寢。思有以告之。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。猶未敢誦言之。今事急矣。不得不言矣。竊見今日內侍間諜兩宮者。固不止一人。唯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。近日復遭進用。外人皆謂離間之禍。必自源始。方源未進之時。雖陛下過宮已踈。然源之進也。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。而其黨之進源也。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。源輩既在宮中。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。蓋其膽大敢為欺罔。機深能為狡獪。陛下飲食居處。皆將投以所疑。重華往來問訊。皆將指以為疑。或陽請陛下之出。而陰尾陛下之行。或名為畏懼壽皇。而實以激怒陛下。千方百計。神出鬼

後雖不可得而窮詰。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。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。而後其志始遂矣。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謂其有父子。然後有君臣也。今人有父子而欲間絕之。則其於君臣何有哉。陛下儻以斯人為忠。則臣有以驗之矣。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。張后與焉。既而父子睽異。輔國得志。卒之殺張后。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。實輔國也。陛下自今觀之。問人父子者。豈不可畏也哉。今陛下久不過宮。而道塗紛紛議及中殿。陛下以為誰實為此。官禁之事。祕不可聞。所以騰播於外者。皆此輩為之也。今已如此。後可知矣。司馬光嘗論高居簡。以為置居簡於肘腋。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。臣見源輩實亦如此。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讞。斥逐陳源。以謝天下。然後肅命鑾輿。亟朝重華。負罪引慝。以謝壽皇。使陛下父子歡然。宗社有永。豈不幸歟。若陛下以臣言為愚妄不足採取。即乞放歸田里。以畢餘生。陛下既已赦臣。不可使臣為小人所陷。不勝忠憤懇切。震懼悚恐。以俟威命之下。

五年。龜年為起居舍人。又上疏曰。臣恭聞三月二十三日有旨。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。臣雖庶官。次亦當行。臣於今月四日齋戒夙興。奉將淵指。跪辭致敬。唯懼不虔。然自朝廷祈禱以來。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。纔雨即風。纔風即晴。常若有散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得下者。訪之諸處。皆未浹洽。農事已過。旱勢可憂。臣自服職柱下。凡四閱月。已兩被旨禱雨。天竺皆無昭格。此蓋諸臣誠敬不足。不能仰達宸衷。合被譴訶。理無疑者。然臣竊伏自念。水旱之災。何世蔑有。靡神不舉。具有憲章。若成湯之桑林。周宣之雲漢。無非反己自咎。藉以徼福於神。蓋未有只事祈禱。以冀感通者也。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。必露立仰天。痛自刻責。盡精竭慮。無所不至。而韓琦猶謂陛下

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。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。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。即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。當時廷臣多持此論。故景祐元年旱。李淑歸咎於爵賞過優。康定元年天久不雨。龐籍以謂費用奢廣。出納不嚴所致。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。然槩之格王正厥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。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。氣既相貫。氣動則應。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。臣竊觀今日不雨。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。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。臣非彊自牽合。欲得陛下因此警懼。幸聽臣言。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。夫匹夫之賤。儻孝於父母。猶能致天降甘露。地冽美泉。設或不然。禍亦視此。而况陛下據億兆人之上。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人之衆。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。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。黑子見於日。赤膏作於夜。既過宮之後。瑞雪忽降。災變盡消。感應之理其速如此。

神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宮。豈過也哉。且向來無雪。固嘗禱而不應矣。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。陛下非不禱也。禱於壽皇。即禱於天竺也。今不一定省於此宮。而但懃祈於釋氏。使釋氏無靈則已。釋氏有靈而真可禱也。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。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。何也。兩宮不和。則天下不和。天下不和。則天地不和。天地不和。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。將不可矣。蓋天地和則雨。未有不和而雨者。陛下一念儻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生。一念不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乖。願釋氏何有哉。陛下儻不聽臣之言。非特不能得雨於釋氏。陛下今歲郊祀。合祛天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。臣尤以為憂也。孝經曰。事父孝。故事天明。事母孝。故事地察。謂之明察者。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。於父母有不盡之心。則於天地亦有不盡之心矣。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。尚何以事天地乎。此臣又非特為不雨

而言也。情出迫切。言詞狂悖。天威咫尺。俯聽誅夷。唯陛下裁幸。

龜年又上疏曰。臣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。陳乞陛下過宮。不知幾疏。皆不蒙聽納。至一日之間。舉朝求去。自古及今。蓋未聞有此等事也。臣謂陛下見此。必加省察。乃聞宰執開陳。聖怒巨測。陳善閉邪。人臣之職分也。羣臣獲事休明。偶見陛下過宮。希聞。恐虧孝道。故畢力開陳。一幾感悟。雖詞語狂悖。舉措輕脫。然究其中心。則皆有忠愛君父之意。若以古人之法揆之。不唯當容受聽納。又當獎予激勵。然後士氣可振。國勢可安。而陛下乃反有含怒之意。將大有所懲戒。此則臣之所甚憂者。用是叩萬死一為陛下陳之。臣竊惟今日之事。憂陛下者。指小人以為間。順陛下者。指君子以為激。夫以臣事君。或出於激。此固不可。然有輕重焉。君子雖激。猶為愛君。小人之間。直損君德耳。陛下至親父子。若亦有間。寧至於是。群臣但見陛下久

不過宮。人情洶洶。不勝憂懣。只得以大義勉陛下。小人必曰。若如此而出。是陛下本不孝。因群臣而後孝也。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。使不。至於敗而已。陛下乃從而信之。可乎。設若陛下不聽群臣之言。終於不出。亂或由是而生。則昔之投間於陛下者。又未必不推為群臣之激。有以使之也。而陛下又加怒於群臣。可乎。小人始以間誤陛下。而終以激殺羣臣。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。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。舉朝求去。如出一口。此豈有形。彼而氣使之者。蓋出於其心之同。然故不期而動如此。陛下只以此推之。則自此舉止動息。若稍不順人心。其應又豈止此。而陛下不懼可乎。臣觀陛下近日所為。多拂正理。唯有容納讜真。闊畧狂狷。所以人心未離。若更於此路稍加荆棘。則陛下大事去矣。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為。而不容之乎。此等不過少忤陛下之意。陛下若遂去之。則順陛下者進矣。陛下抑思今日

之事。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。順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。陛下但與群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。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也。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。既為君德之玷。諸臣得罪。卒兆國家之禍。是未可知也。陛下若聽群臣之言。父子如初。不唯聖孝光明。上紹虞舜。群臣得安意奉職。共登太平。豈不休哉。國家安危。群臣禍福。繫此一舉。此臣所大憂也。唯陛下念之。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冒萬死。仰控忠懇。臣本無材術。謬司記注。近數奏論過宮希閣。載筆難書。書之則臣不知愛君。不書則臣不知守職。書與不書。臣皆有罪。是以抗章自劾。陳乞竄逐。聖恩寬大。俾復故官。威命一臨。跼蹐就職。陛下既未許臣以去。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。用敢冒昧條舉一二。陛下事親禮有常數。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。臣猶何書也。四月二十二日。初無免到宮之旨。而陛下不出。使臣如何書。

耶。尋常問安。偶免到宮。猶可書也。五月七日。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。遣官奏告矣。旋有旨免到宮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然初八日免到宮。既云有壽皇聖旨。猶可書也。今月十五日。初無免到宮之旨。在朝群臣。累請問疾。乘輿已駕。道路已清。而陛下復不出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十九日為壽皇服藥。肆青天下。連日都人顯望翠華之出。不啻望歲。而陛下晏然不動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以此特見之。關報之粗者耳。若夫道路流傳。至有不堪聞者。臣雖不得而書。計必有野史書之。其言但有增加。必無隱諱。傳之後世。重累聖德。臣實為陛下惜也。臣竊見近日群臣請陛下過宮者。不止一人。或將順。或正救。或解釋其疑。亦不止一說。言語忿激。引類褻慢。殆不可恕。而陛下受之。曾無難色。一入內庭。其意即異。果何為而然哉。是必有誤陛下者也。然誤陛下者。不特間諛陛下父子而已。父子之間。人所難言。儻非群臣忠愛陛下。

誰敢及此。今陛下外雖受其言。而內實背之。是必有謂群臣舉不足信者也。謂群臣舉不足信。則是又踈間陛下之君臣矣。群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。多近醫藥。恐陛下因循不見。或成不可追之悔。故勸陛下太急。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。唯恐群臣之言入。而陛下之天復也。故誤陛下愈深。想其為說不一而足。臣觀近日壽皇遊幸。而陛下無所効獻。壽皇服藥。而陛下不及省問。陛下豈忘此者。是皆內侍輩自愛已甚。唯恐陛下疑其輒通重華消息。故不敢以告。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。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。使外庭之臣鉗口而不敢言。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復見矣。豈不痛哉。彼小人者。既離陛下父子。又離陛下君臣。使陛下孤立於上。內外不得通。禍亂不得聞。此其意欲何為。而陛下不悟乎。若此等事法。皆不利於陛下之身。而陛下冒行之。臣實痛心疾首。不曉其故。以陛下聰明睿智。纖悉必

察。何獨於此。略不省覺。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。彼但使陛下父子恩意之間。日損於一日。如履淤泥。一步深於一步。則不待更加譏毀之言。而陛下自不能已。可不謂慘耶。然以臣觀之。父子之性。出於天命。安能終睽。唯患聖心不回耳。聖心一回。臣以為處此甚易也。夫木本不衰。有蠹則衰。一去其蠹。木如初矣。父子本無睽。有間則睽。一去其間。父子如初矣。陛下今若翻然悔悟。將平日為間之人。揚于王庭。明正其罪。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。少有所不及之事。蓋有任其責者。又何足累陛下哉。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。少察所親。無使父子之恩絕。而後悔。小人之間。遂而後悟。天下之亂。作而後圖。則無及矣。唯陛下速為宗社念之。臣為右史。輒及陛下父子之間。自知必干天誅。然陛下之意不回。則臣之職終不可舉。是以率意極言。無有所隱。唯陛下幸赦其愚。

光宗時。陸游上奏曰。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。履天子之位。而致養三宮。承顏左右。盛事赫奕。冠映千古。尚何待塵露之增。山海哉。顧臣竊抱惓惓之愚。不敢輒默。伏惟陛下聖孝純至。稟於天性。昔在潛邸。及登儲宮。以來。夙夜孜孜。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為心。壽皇罷朝而悅。進膳而美。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。壽皇罷朝而不悅。進膳而少味。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。方是時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。今則致親之悅者。責在陛下。其可以不深念乎。所謂悅親之道。非薦旨甘。奉輕暖也。非晨昏定省。冬夏溫清也。非千門萬戶之宮。鈞天簫韶之樂也。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。以寧壽皇之心而已。雞鳴而攬衣。辨色而視朝。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。今以萬機之繁。不能一日朝重華。歎然于懷。豈有限極。然問安之常。禮之小也。致天下之治。孝之大也。吾其力為其大者乎。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也。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。治功已成。中外無

事。陛下時備法駕。率群臣上萬年之觴。豈非天下之大慶。不然。太史或以災異上聞。四方或以寇盜來告。壽皇聞之。萬分有一微輟玉食。陛下雖居萬乘之貴。孰與解憂哉。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。罷行政事之際。率以是為念。自三思十思。以至百思。不為過也。自一日五六日。至于百時。不為緩也。謀及卜筮。謀及卿士。謀及庶人。不為廣也。一有小失。豈獨上勞宵旰。壽皇亦與焉。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。乃僅可耳。譬如臣民之家。上有尊親。則所以交四隣。訓子弟。備饑饉。禦盜賊。比之他人。自當謹戒百倍。何則。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。犬馬小臣。貪於增廣聖孝。不知言之涉於狂妄。冒犯天威。伏候斧鉞。

卷之十一

